

馬來西亞

沙巴州

西海岸

四邑公會三十周年紀念





永久名譽會長譚根先生

永久名譽會長譚根先生簡介

譚根先生——新會第七區凌冲鄉新園里人，幼隨同鄉赴廣州，實習工程，先後曾參與海珠橋、國立中山圖書館、白雲機場、陸軍醫院工程、任職於香港亞細亞油公司、生合建築公司、中國建設公司。頗有心得，深受資方器重。

人，豪邁爽直，敢言敢為，急公好義，樂善好施，熱心社會公益文化事業，出錢出力，義舉特多，連任本會理事長十年，貢獻甚大，因獲本會二層會所，受毗鄰地槽工程影響，天面破漏，修理徒耗鉅金，收益僅供自給，基金缺乏，不獨福利措施，無法大力推行，今後會務，亦難以為繼，乃倡議全部拆卸，新建八層大廈，將來產業收益，可充一切福利措施基金，謠言傳論，淵然卓識，獲同鄉一致讚許支持，由先生以私人聲望，向土著銀行洽借六十萬元，巍峨大廈，卒告厥成，雄峙首都。又感本會大廈全部出租，同鄉履庇，難獲居停，在本會債務未清之際，為適應會員需求，耗資十二萬元，在亞庇新蘇蘭購置二樓一層，為本會辦事處設有男女宿舍，利便會員同鄉住宿，歌功頌德，口碑載道。兩大任務完成，請求退休，本會有此千秋大業，會務永著光輝，先生之功績，當永垂會史，本會贈送頌功匾額，序文有句云：「迨功成身退，不矜不伐，器度足風也」，實為的當之論。

先生熱心社會公益，功績彪炳，獲州元首封賜 B.S.K. 勳銜，實至名歸。

夫人林珠，賢淑端莊，為一賢內助也，子女建華建蘭建珍建喬建玲建良在英國及本州深造中，蘭芝盈庭，家庭美滿，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良足信也。



先生吳在民故問顧

顧問故吳在民先生事略 吳炳華謹述

吳鼎新字濟芳號在民，開平樓岡鄉高岡里人，京師大學堂畢業，曾任廣西省教育廳長，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教務長，廣東省參議會議長，全國文官考試西南區典試委員，廣東縣長考試典試委員，廣東國民大學校長，（由民十六迄至民卅八止）數十年來，以教育為唯一職業，公門桃李滿天下，誠如王韶生教授云「公半生精力，盡瘁於民大為多，先生之為教，不怒而威，不言而成，溫良樂易，兼而有之，蓋粹然儒者氣象也」，旨哉斯言。

民四教育部以先生辦理教育，卓著成績，呈奉國府頒給嘉禾勳章，民六大總統頒發「教數嶺海」匾額。

民六民七民十先後奉政府令率團赴日、菲美考察教育實業，因感邑屬中學教育落後，向美加邑僑募捐，為時六載，足跡遍歷，六百一十二埠，共落得美金三十餘萬元，開辦開儒中學，嘉惠學子，功績彪炳，邑人恭鑄銅像，豎立校

安居之所。

先生又鑒於邑內土匪猖獗，在美籌得毫銀八仟餘元，設立開平團保局，招募團勇，聯同防軍，勦滅縣內土匪，崔符藩平，邑境賴安，閭里稱頌。

抗戰軍興，日寇侵犯廣州，時先生在星加坡為民大募捐，急電民大遷校樓岡，並設分校於香港、烽烟遍地，先後九遷校址於開平、台山、恩平、香港、韶關、茂名、陽春、龍川等地。抗戰勝利，始遷回廣州原址，兵荒馬亂，弦歌不輟，尤以遷校開平、台山期間，為吾邑造就人才不少。

民卅四九月十六日受邀參加西南區受降典禮，親睹日本主將田中久一俯首受降，簽字時淚隨筆下，憶日寇侵犯，鉄蹄遍野，羅馬橫文，趾高氣揚，今得其反，胸中塊壘，一掃而清，認為半生來最愉快之一日。

民四四先生伉儷八秩雙壽，花燭重逢，黨國元老于右任，賈景德、梁寒操，馬超俊、鄭彥棻暨門人等發起為先生祝嘏，以酬施教德澤，蒙蔣總統、陳副總統親書壽詞，頒賜鴻詞，此固先生之殊榮，鄉族亦增無限光寵，大陸陷共，遑難北婆，以著述自娛，北婆政府慕名延聘為師資學院講師，本會恭聘為顧問，指導會務周詳，尤以舉辦獎學金時，不辭勞瘁，親向各地同鄉募捐，栽培後學，老而彌篤，令人感佩。

民五十三一月十日在香港捐館，享年八十有九，哲人其萎，痛失耆英，軫悼良深，總統蔣公頒賜「教績孔彰」陳副總統頒「教澤宏敷」輓額哀場。

先生「福」「祿」「壽」全歸，遺愛長存，可稱無憾於人間；立德立功立言，永垂不朽也。

前任理事長譚根先生

與八層大廈

鄭國揚

以不屈不撓的毅力，面對千波百折，以崇高的犧牲精神，忍辱負重，經過數年的籌劃與奮鬥，領導四邑同人，終於榮譽完成雄峙本州的八層四邑大廈，前任理事長譚根先生，在奠立公會百年大計之經濟基礎後，毅然功成身退，使我們對這位四邑偉人，增加萬分崇高敬意。

在事業上，譚根先生是一位成功的建築家，事業如日中天，穩執建築業之牛耳，不少龐大的政府大廈與橋樑，均由先生承建，在建築界先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前輩，也是一位成功的事業家，先生以私人的信譽，獲得銀行的支持，並以私人的影響力，一呼百應，加以週詳的籌劃，捨己爲一邑一的獻身精神，終於完成了我邑人引爲自豪的四邑八層大廈。

在籌建大廈期間，本人幸與先生共事，先生辦起事來，態度非常認真，本人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先生對籌建八層大廈之得失，更甚於自己的事業，如果說先生因籌建會所，而失去不少生意的機會，相信凡與先生共事的同寅，均會領首稱是。當建會工作進行順利時，先生的心情特別愉快，神采飛揚，逢人報以滿面微笑。當工作遇到困難時，先生便心情惡劣，沉思對策，甚至不眠不休，有時因解決某些難題，往往作「私下犧牲」的安排，以求事情順利，上述是千真萬確之事實，現將實況報導，可使我邑人窺見籌建會所辛酸的一面。

茲值慶祝本會成立三十週年紀念，并出版特刊之際，本人欲藉此機會，特別強調譚根先生之出錢出力，任勞任怨，捨己爲邑，功成身退之偉大精神，一方面可作自我奮勉，一方面可供我邑人，尤其是年青一輩，喚起與激發愛護公會的貢獻精神。

當我們眼望巍拔的八層大廈而慶祝三十週年紀念大典時，如果能緬懷前人之功績，而啓發本身的責任感，將會使盛會更具意義。

由八層大廈帶來的經濟來源，將是今後各項活動的原動力。本人深切希望，凡我邑人今後享受各項福利和文化慈善活動權益時，應永遠不忘前人的貢獻精神，自我勉勵，對前人之苦心與宗旨，繼往開來，期使本會千秋大業，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造福邑人，利澤國家。



八層大廈建造經過

麥新倫

亞庇市區日趨繁榮，高樓大廈林立，本會會所地基，受毗鄰大工程打樁影響，天面破裂，倘各會員不健忘的話，本會的二層會所，當下雨之時，天面漏水，已達到修無可修的地步。導至管理人要用水桶裝水，百孔千瘡。一九六七年理監事同仁，曾考慮到把整座樓頂更換，其費用相當浩大，殊不划算，後來再考慮到增建一層，此舉又行不通，原因是地基不固，難獲批准。最後才通過譚根理事長提議，把整座二層會所拆卸，改建六層半大廈，此決定在各會員大力支持下進行。當時為展開重建工作，推出下列三層重建大廈籌募委員：

主席兼建設主任：譚根

副主席兼募捐主任：吳炳華

副主席：黃耀藻

主任秘書：陳象高

副主任秘書：麥新倫

財政主任：鄭桐

副財政主任：周海

副募捐主任：梁志帆

委員：譚永謙 黃志明 司徒誠

募捐委員：

亞庇區：陳愛意 岑廣鏡 馮春林 司徒誠 林慶煊

余煥民

古打毛律區：曹順祥 周錦祥 龔滋齡 黃慶銓

保佛區：陳耀欽 劉社源

丹南區：馮利月 岑瑞炎 趙之介 黃禮益

根地咬區：周顯宗 馮培植 李新 楊自強

担母難區：楊百祥

雖然籌募會已選定工作人員，募捐冊已印就，可是還沒有向各會員募捐，一方面別的機構接洽貸款，後得土著銀行同意貸款，主要條件是要本會提出担保人，負責還款之責，乃決議推選下列六理事為担保人。

主任：黃耀藻

秘書：麥新倫

委員：譚根 陳象高 梁志帆 司徒誠

同時此六人也成立了一個小組，名為財務小組，專理一切財務。一切進行很順利，初期借款是三十萬元，年利九巴仙半，後增加為六十萬元。另加利息，增加借款的原因，是大廈由六層半改為八層，借款方法是「透支式」JOYDRAFT，經費解決了，理監事決定不向會員募捐，只接受自動獻捐。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六日本會委任鍾志民測繪師和 VALENTINE LAURIE DAN DAVIES 負責繪圖和工程。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九日接受德亨工程公司的投標，其價為五十一萬三千五百元正，後又變更圖則，材料選擇現代化，建築費增加不少，計全部建築費共動用了六十六萬多元。經過種種困難，在譚根理事長領導下和理監事同仁通力合作，大廈終於落成了，本會巍峨大廈的豎立，不祇增加了亞庇市容堂皇的一面，亦為我邑人增光。經過情形，盤根錯節，至為繁雜，僅就其牽犖大者，簡要報導，使會員們明瞭其概況，掛漏難免，尚希諒之。

前言

四邑疆界，分自新會，四邑文風，亦肇自新會，宋馬持國以文章
樓美稱，元羅蒙正以詩名。其他如張鶴、黎林坡諸賢，亦皆詩文并茂
，名重當時，而陳獻章白沙先生，以一代大儒，理宗宗師，隱居鄉里
，設帳授徒，從學諸士，復能以文學氣節相尚，自時厥後，文風大熾
，迄於有清，人才輩出，甚至李氏以人民國，學術風氣，沛然如雲
，梁任公以大總統之資，治中西學問於一爐，灑然成近代學術宗師；伍廷
芳父子，以外交長才，作國家之中流砥柱，耀其照，鄭富均相長佐盧
之父，開西人學界外交風氣，伍連德博士治疫東三省，名傾中外。其
他獻身革命，輸財助餉，功成不居者，亦大不乏人。凡斯諸賢，均可
為古輩師法，後世繩式，非僅以文學見長也。

錄自馬來亞古岡州特刊

陳白沙先生傳略

鶴山幸古如敬撰

先生姓陳氏，諱獻章，字公甫，系出新會縣之都會村，後徙居白沙村，父
樂公公平二十七年，母林氏年二十四守孀，父歿一月，先生以遺腹生於明宣德
三年，有異相，身碩碩，目光炯炯，左頰有黑痣七點，狀如北斗，少讀書聰穎
絕倫，過目成誦，弱冠補邑弟子員，連領鄉薦，景泰二年試禮部不售，成化二
年復會試又報罷，年二十七，遊於江西吳徵君與郭之問，講伊洛之學，三年歸
，建碧土樓於白沙，閉門潛修，窮盡古今典籍，常徹夜不寐，復築春陽臺一所
，靜坐其中，如老僧入定者七年，靜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其學主自然為
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主，論在謂似孔門之曾、顏，進士姜麟事之，比之

為活孟。如縣錢漣勳之北上，遂復遊京師太學，祭酒馬淵，並有稱焉。其
京師，公卿大夫咸來考德問業，折節與為友，既而南歸，不復出，時年四十二
，四方來學者日衆，成化十八年，粵方伯彭韶薦諸朝，韶以病辭，命有司以禮慰，
不得已復至京師，照故例，應赴吏部考試，辭以身病親老，乞放歸田野，就醫
終養，疏上憲宗親閱再三，即欲賜翰林院檢討，使親終養，仍來供職，先生謝
表而歸，四方學者咸集白沙，前後數千人，尊稱為白沙先生，而不改名，乃築
小廬山書室以待學者，御史熊迥，復為建樓於江莊，為嘉會登覽之所，名曰嘉
會樓，日與人講學不倦，暇日與諸生講詩古鄉野禮於郊野，門下如遼東賈欽
，嘉應李承箕，南海張詒，增城湛甘泉，順德李孔修、梁燾，東莞梁光等其較
著者也，少時曾讀書圭峯山上，領略天地山川奇氣，故其文章雄奇超拔，山中
無筆，束茅代筆，名爲茅筆字，其書法自成一家，名滿天下，守謙尺矩，世人
珍如拱璧，先生無著作，專以詩爲教，著作之甚富於詩，其詩不拘繩尺格律，
誦之者或多有不解，而其中往往有句與妙處，意義含蘊之深，等於佛儒，
超然於意象之表，論者謂富有理趣，所謂以道觀天下者，純乎道學之詩也，昔
補舟漫遊新會之注門，見奇石上刻有一元張弘範識宋於此一數字，大怒，即將
元字磨去，改爲宋字，於石側刻詩一首，曰：「一忘亭中與外夷，乾坤同首重
堪悲，鶴功奇石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以耻之，（或謂此詩出其門弟子
吳某手，但歐外室詩話則謂先生所作云），乃創建藝文廟於匡山，紀念
宋室，以示風勵，飯穀不給，僉事四魯遣出若上頓，不受，江西方伯陳修庵，
以書修迎請主講白鹿洞書院，謝不往，御史等延請，命有司月支粟米夫役，力
謝却之，御史熊迥，擬建道德坊於白沙，辭不可，其一生踐履光明如此，荷夢
無弄石等，其言冷然，因自號石齋，晚年更號岡州病夫，性純孝，事太夫人甚
謹，太夫人非先生侍側不食，食亦不甘，每中夜則焚香哀泣，
諄諄，俾事親終養，果然，母壽至九十一而歿，先生時年六
十，居九十年之母喪，哭啼如禮，哀毀逾常，弘治十二
年，獨權前二日，早具衣冠，命弟子扶掖北堂辭葬，即曰：「
諒，此佛位多修，弄鞭演法月，聞歌碧土樓。」乃卒，
省大吏與門人會送者數千人，先生生子男二人，曰景雲，
邑庠生先卒，孫男三人曰田，曰臨，皆庠生，曰爲，尙俊，提舉使宋端儀祀其
神主於鄉賢祠，正德八年，有司復建祠於邑城之東，春秋祀以少牢，嘉靖十一
年，御史吳麟，建專祠於郡城之北，自像其中，歲時祭享，萬曆二年，謂建白
沙家祠，御額曰崇正堂，聯曰「道傳孔孟三千載，學繼程朱第一支」，十三

年乙酉詔以翰林院檢討陳獻章從祀孔子廟庭，賜諡文恭，我嶺南人數千年來，得從祀孔廟者，祇陳文恭公一人而已，先生歿後，後人諸多誤會，謂白沙駛牛，白沙遁反，種種謠言，皆不經之談也，余少時耳聞故鄉父老師長之談，及瞻仰白沙祠堂，訪望遺族之傳述，筆而記之，故能略略寫出，但是一個牛爪之記耳，若要敘述先生一生事蹟，恐千萬言不能盡也，茲將先生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一首，敬錄如下：

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韻 陳文恭公

能讀謀藝獲 冒寒思植桑 少年負奇氣 萬丈磨青光
夢寐見古人 慨然悲流光 吾道有家主 千秋朱紫陽
說敬不離口 示我入德方 義利分兩途 析之極毫芒
聖學固非難 要在用心誠 善端日培養 庶免物欲戕
道德乃背朕 文辭固匪難 俯仰天地間 此身何局哉
胡能追軼風 但能漱餘芳 持此木鐸柔 其如蒼石剛
中夜攬衣起 沉吟獨徬徨 聖途萬里餘 雙短心苦長
及此歲未暮 驅車適康莊 行遠必自爾 育德貴含章
邇來十六載 滅跡聲利場 開門事探討 蛟螭如駟車
隱几一室內 兀兀同坐忘 那知顏淵中 此志竟莫強
時時讀古用 中道忽我航 願茲一身小 所繫乃綱常
編紐在方寸 操舍決存亡 胡為謾役役 斷喪良可傷
願言各努力 大海終回狂

展謁陳文恭公祠 時值九一八事變

日寇瀋陽

李吉如

碧玉流風未便忘
海濱節義費同五
龍洞鰲湖從古盛
括香我亦憂慈日

祠堂松柏鬱蒼蒼
曠世貞儒道韻康
圭峯紫氣至今彰
北望遼東已曠場

像遺生先沙白陳會新



忠中 新會崖山慈元廟

前人

宋王絕域久銷沉
一塊肉留千古恨
一塊肉留千古恨
三朝眼見老臣心
湯翻碧海埋忠魄
寧沒崖門斷宋音
奇石鵝功張國賊
忍將華表易胡塵

秋晚 忠中 新會崖山

前人

日暮村墟靜
蒼涼凝遠景
奇石鵝功蹟
青山悲萬古
斜陽一樹紅
蕭瑟響西風
荒樓認故宮
碧海恨無窮

啓超先生

梅玉璫

新會梁啓超先生，學術文章，炳耀寰宇，凡留心中國近代政治史者，莫不知自梁啓超先生，凡與中國文字有交涉者，亦莫不知有梁氏其人。梁氏字卓如，號士公，別署飲室主人。清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癸酉正月二十六日生於新會之熊子鄉（又名茶坑鄉）。熊子，曾諱爲那，三腳雷也，世傳以前熊子常出沒於是地水際，因以熊子名其鄉。熊子鄉面臨銀洲湖，後枕熊子山，上有熊子塔。銀洲湖浩闊萬頃，對岸有峽山通大洋，即宋帝昀赴水死處之崖山也。每當夕陽西下，塔影波光，風景如畫，讀者謂地靈人傑，秀氣所鍾，故代出才人云。

梁氏既死於此秀麗之水鄉，日受環境薰陶，自幼即能觸景生情，加以其時中國對外交通已臻大盛，西域科學正以排山倒海之勢竄進中國，而新會迫近海洋，毗鄰香港，六邑人士多有附船出洋，北至美洲，南至南洋，西至歐陸各地，經商的，帶回許多世界新知識，新事物，使他的政治思想，科學知識的領域

大爲擴大，奠定了他後來成爲中國近代學術泰斗，受壇宗師的地位。

梁氏名實猷，字蓮圃，簡學謙遜，設帳登門，教授生徒，梁氏受其影響甚深。

四歲即從父受四子書，六歲舉五經，九歲爲文下言立就，十二歲應試舉院，陳博士弟子員，十五歲書，其時就業於廣州學海堂，十七歲中舉人，主考李尚書端方以妹妻之，十八歲隨父赴京會試落第歸，乃與同學陳千秋謝東石等於泮水宮，講求教益，梁氏之學始以經學爲宗，兼及史論，歷更時勢，沿革得失，梁氏與諸同學日商記其講義，據其自述：「一生聖問之得力，皆在此。」康氏著新學偽經考，他從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時，他從事於分纂，康氏著述得力於梁之助力也極大。

臣等近得大加梁之助方也極大。

中日甲午戰爭，梁氏復入北京，獲交名士夏曾佑、譚嗣同，日與談名理政治，經濟之學，各出所爲論著，相互攻錯，譚以爲畏友，而梁氏之學受譚之影響亦大。乙未（一八九五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喪權辱國，舉國譁然，梁氏憤國政之不修，外侮之未已，懷然有改革之念，於是代表廣東公車百九十九人，上書陳時局，康有爲也聯合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此真古未有的之政治活動，梁氏居間策劃奔走之功最多，亦可說是梁氏參加政治活動的第一次。同年七月北京創立強學會，梁氏受任爲該會書記員。十月，強學會被封，嘉應州人黃達憲在上海辦時務報，梁氏遂南下主筆政，恆以流暢通俗，不避俚語俗言，婉曲動人，不守常法之筆調，著爲政論，批評時弊，倡議改革，大受時人所歡迎，而變法通議一文，批評新政，倡議變法，尤爲膾炙人口。梁氏之淹博學問及其縱橫才氣，自此不脛而走。

梁啟超先生遺像

席議論新學，提倡民權，湘中士子，受其影響最大，民初討袁護法之役，首義主帥蔡君即梁氏時務學堂時代之學生也。

翌年戊戌，梁氏年廿六歲，以徐致靖之薦，入京陸見光緒帝，得旨命辦大學讀書局事務，時國政日非，民怨沸騰，光緒帝銳意變法，百度更新，康有為深受主知，言懇諫行，譚嗣同、林旭、劉光第及梁氏均任京師，參預新政，推行策劃不遺餘力。此一政治之大改革，正在如火如荼，而朽腐官僚懼權位之不可保，乃於西太后前攻訐其短。於是一次之政治大風暴，大屠殺，繼之而起，光緒帝被囚，譚嗣同六君子被殺，康有為得英人之助脫險離京，梁氏亦獲日使之救，乘

大局兵燹東渡。自此，棲遯海外十四年，其間曾北去檀香山，南下南洋經印度轉至澳洲再回日本，繼續他的著述生涯。他所主持的講義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或談國事，或介紹西洋學術，均以貫通流暢，雄辯滔滔，非秦漢，非六朝，非制賦，若筆電之筆，寫時人之所欲言而未能言，或時人之所不敢言之文，使當時文壇上面目為之一新；每一冊出，國人競相拍購，銷行國內，清廷雖嚴禁而未能遏，當時國內老一輩的讀書人，無不人手一冊，爭欲一睹為快，其影響於學子的思想甚大，使風氣為之一變，辛亥革命，梁應三回國，任為前內閣之司法總長，繼又改委為署理副總統，此為他自戊戌變政以後，在政治舞台上放手做作的第一次，但他究竟是舊生，舊生理論與實際問題，總是有些距離的，結果是遇上種種意料不到之困難，使他全無表現，他於心灰意冷之餘，不能不辭職以去，同時發表一篇沉痛的宣言「吾今後所以報國者一痛陳過去政治活動之失。他說：「夫社會以分勞相濟為宜，而能力以用其所長為貴。吾立於政治當局，吾自當盡早作夜思，鞠躬盡瘁，吾所能自勉於國家者有幾？夫一年之政幾可語矣，吾以此心力，轉而用之他方面，安見其所自效於國家者，不有以加於今日！」他又說：「吾自今以後除學問上與三期革命結合討論外，一切政治權宜之關係，皆當中止。」這種決絕坦率的表白，已隱伏他後來專心學術，努力著作的動機，不幸的與此同時，歐洲第一次大戰爆發了，日本向我提出廿一條條件迫承認了，更不幸的又有帝制運動之勃興，使梁氏再受刺激，為打擊袁氏進行帝制的妄夢，打擊一般崇附附庸的帝制獻進者，於是他在大中華月刊發表一篇「光明所謂國體問題」一文，痛陳改制之失，斥為與妖作怪，其文痛切，激憤，一光明，透澈，使國人耳目為之一新，給袁安獻進者以當頭一棒，袁氏遂人驚其元以而之，復寄語諷刺，謂君命況察已飽昏，何更自苦。梁氏斷然拒絕，更與其徒蔡其南南下作實際的救國活動。蔡氏抵雲南，宣佈獨立後，梁亦南下，由安南倫敦到桂，游說桂督陸榮廷氏宣佈獨立，再冒險到粵說龍濟光合作，幾遭毒手，未幾帝制取消，袁氏病死，共和再造，即世所稱護國之役也。

袁氏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不久又有張勳、康有為復辟之役，梁氏再鼓其三寸不爛之舌，勸段祺瑞在馬廠舉義，結果張康逃亡，一場復辟的傀儡戲又告烟消雲散，這使梁氏再造共和的第二功。此後他曾作過一任財政總長，再渡過短期的政治生活，但仍和以前一樣未有成就，不得已掛冠以去，以後才真正心的脫離政治生活，專心著述工作，其間曾到過歐洲作一年多的遊歷，著有歐歐心影錄，歸國後，任北京清華大學及天津南開大學教授，并以假期到各地大學作學術演講，每至一處，不獨座無虛席，即座旁通路與窗面無不萬頭攢動，接踵摩肩，均欲一聆聲咳，親承教益為快，其得人之敬重與愛戴有如此者。

他在講學期間，所著書有「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歷史研究法」其他雜文及演講詞則由中華書局編輯在歐陽宗合集裏，均已行世。其餘未成或待改之稿，有中國經史要領所表示的情感，國文教學法，孔子學案，國學小史及中國佛教史稿，辛寅疾年譜等篇，都數十萬言，這些都是他經過深思熟慮，細密斟酌精心絞納的專門著作，在學術研究上，是具相當價值的，惜因晚年多病，又兼送終不寧，致所作多未完備。這一代文壇巨星，也就在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一月十九日卒於北平協和醫院，時年五十六歲。梁氏是生於中國的動盪時代，對內則政治腐敗，民怨沸騰，對外則強鄰虎視，疆土瓜分，這種內憂外患，影響了梁氏一生的思想行動，無論在政治上，文學上，甚至學問上都在隨着時代的動盪而動盪，因時與境之不同而變遷，那就是他說的：「不借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宣戰。」故在政治上他初則保守，主張君主立憲，旋而擁護袁世凱，再又反抗袁氏，擁護共和，在學問上，初時沈浸於詞章訓詁，壯而從事於今文運動，說偽



梁任公先生出生地熊子山麓之熊子塔

經、談改制，繼又反對康有為之保教尊孔主張，從事於介紹西洋學術思想，繼之又專心整理荀學說，三數十年之間，宗旨屢變，意志漸定，語之者謂「善變」。這種「變」從好方面說：謂之「適應環境」，從壞方面說：就是「意志不堅」。意志不堅則無可成之事，而梁氏則恰恰與此相反，他的變是上時代之變，隨腦識之豐富而變，是救時救國之變，非若那些爭權奪利，扶上倒下，朝秦暮楚之變也。也就是如他所说的：「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後已。」故其變越多，則其成就亦愈大。如他頭執不變，他的學術決沒有今日之成就，他如不變，他對於中國也許沒有今日之貢獻，惟其變才有今日學術之成就，亦惟其變，才有二次再造共和之功，語曰：「識時務者為俊傑」，梁任公蓋亦人傑出矣。

石梁茆屋有彎碕
水澱度兩陂初日暖風
生麥氣綠陰幽草腴
花時西窗土夏無憂

梁啟超先生遺墨

伍連德博士

鄒國祥

本嶼山明水秀，風物宜人，毓秀鍾靈，人才輩出，其中邁返中國，服務政界，蜚聲國際的，其最著者有二人，一爲辜鴻銘，一爲伍連德。華以文著，伍以醫稱，文章功績，先後輝映，俱足爲本城增色也。

書閱宣統末年東方雜誌合訂本，紀述本城已故名醫伍連德博士在東三省防禦鼠疫工作事甚詳，時論推崇備至。三十年前北京宋端璞氏所撰「南洋英屬海峽殖民地誌略」，概擲嶼章，有伍連德傳，稱往年「東省鼠疫流行，賴君竭力設法防止，疫勢始漸消滅，東人視君爲今之盧扁焉。」最近星洲南洋學會寄給我一冊徐民謀先生所翻譯的「伍連德自傳」；這伍連德自傳原爲「瘟疫的戰鬥」他原籍廣東台山，業打金，初爲學徒，繼乃集資開設金舖，娶同鄉林姓女爲妻

著——一個現代中國醫生的自傳」，全文共二十四章，插圖二十二幅，凡五十萬言。連士升先生於這書出版後，即向南洋學會同人建議，把它譯爲中文；但以前書長達數十萬言，非學會及一般讀者的能力所能負擔得起，因此決定採用節譯的辦法，邀請徐先生承其乏去蕪存精，節爲十四章，凡十萬言，誠如史先生序文所說：「伍醫生的功業文章，已經在國際上享譽五十年，現在隨中文的節譯本的出版，一般讀者也能夠深切體會到他的偉大，同時，也使他們加強自信心。」

伍連德醫生，出生於新鄉嶼，時爲公元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己卯，與現代最偉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同庚，他的父親伍祖學，在十八世紀中葉來居本城，



伍連德博士遺像

(者上皇見親以服用制軍陸國帝清為穿所士博)

生五子，六女，伍醫生排行第四，年八歲，進本城大英義學，時為公元一八八六年，適為本廟開廟後一百周年，根據自傳，其時大英義學學生人數已達五百人，伍氏年十八，考得女皇獎學金，即於是年赴英，進劍橋大學醫科，一八九九年受劍橋父學學位，同時考得劍橋大學一種獎學金，得入聖瑪利醫院院免費肄習三年，嗣復遊學德國的哈勒大學和法國的巴士德學院，專攻細菌學。一九〇二年返本國，次年進吉阿坡新建立的「吉阿坡醫學研究院」，研究熱帶病。一九〇四年末，研究工作完畢後，返檳城，自設診所，懸壺濟世。一九〇五年，與開闢北婆羅洲詩課的黃乃棠的女兒黃淑敏女士結婚，時年廿七歲。

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應北京袁世凱之召，於次年返國，應天津陸軍醫科大學副監督，即今之校長；一說返國後，應嚴試，得醫學進士銜。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因東三省發生鼠疫，請政府委伍醫生為東三省考查鼠疫專員，奉東三省鼠疫是中國近五十年一大災禍，「清室輯覽」載：「宣統三年辛亥，春正月，因東三省鼠疫流行，命設法消弭。」這次鼠疫，病死者約六萬人，伍醫生承命築基之葬，出此職，在周咨父老，觀察實情之後，即採取堅壁清野的防疫策略，使病者與常人隔離，並急速進行消毒工作，而且破天荒地擬定一個

集體火葬的方法。伍氏知中國人傳統習慣，燒屍火葬，視為罪大惡極，因先行奏明清帝，請准焚屍，及聖旨頒到，即行火化積屍，自傳這樣寫道：

這是正月三十日，伍醫生即與醫科人員商辦其事，他僱了二百工人，於次日一早，將棺木與屍體集中於一處以一百為單位，分成二十二堆，將火油澆上，以助燃燒。一面請文武大員，前來參觀這在中國史上第一次集體火化典禮，火葬完畢後，所有骨灰，均埋在一個新掘土坑中。至此長達一哩之屍堆，竟於一二日內掃蕩淨盡，無異於燒了一套魔術。

伍醫生的醫才卓識，於此可見一斑。據說鼠疫症撲滅之後，大大小小的官兒升官者有百數十人，在從前官場中叫做「保案」，甚至沒有出力的人，也求長官在保案加個名兒，也可同沾「皇恩」，得些便宜，中國官場向來如此。已成司空見慣的事體，不足為奇的，但是伍連德醫生却没有升官，只得得到傳旨嘉獎。

但在自傳裏，却有這樣的記載，上所傳聞，當非事實，自傳寫道：「我（伍氏自稱）自東北防疫回來後，即被任為帝國陸軍少校，有親見皇上之資格，因宣統皇帝尚在稚齡，故由攝政王載灃接見，他的聲音輕婉而柔和，我盡我所能回答他的問題，最後，他讚揚我的治疫成績，並稱，政府將支持我的衛生和防疫計劃，以謀國家之福利。在這會談的當兒，攝政王高高在上，我則匍匐於地，約莫有十分鐘。」

伍氏在親見之後，便在北京買了一所住宅，政府委他為外務部醫官，據自傳說，此後一直在外務部供職，總計二十餘年之久，部長與次長不知調動了多少，而他的官職卻依然如故。袁世凱當政，委伍醫生為醫學顧問，世稱袁氏為帝不成，憂憤而死；伍醫生曾親視其疾，袁世凱是患糖尿病和腎臟病的併合症。但他的職責只是檢驗，並非醫治，不必開方云。袁氏死，黎元洪繼任，委伍醫生為總統特醫，國民政府北伐期間，最高當局擬委伍氏為陸軍醫務主任，伍氏觀察情勢，婉辭謝却。一九三七年，也就是日本掀起盧溝橋七七事變之年，伍醫生舉家南遷，居怡保，重建其私人診所，重操故業，去年初來居本城，未及旬日，忽歸道山。

美聯社檳榔嶼二十一日電訊說：曾於一九一〇年時，在東北防止鼠疫，拯救幾百萬生命著名的伍連德醫生，在這裏突然病逝，他退休剛一星期，伍醫生今年八十一歲，他最近有一部自傳發表。

伍氏前妻黃淑敏女士，生三子，俱早逝，繼室李淑貞女士，原籍廣東，生長東生，伍子五子，三女，伍氏在中國任衛生官凡三十年，曾屢次出席國際會議，外國醫學界都尊他

爲熱帶醫學的權威，他擁有大藥房，計有創始大醫學博士，東京帝國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香港大學等都贈他醫學博士。一九二三年中與日本交換教授，他被派往日本，在東京帝國大學講學。一九二四年受洛克菲勒基金會之資助，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公共衛生，一年畢業。

伍醫生久居北京，供職外交部，當代名公巨卿，如嚴復、蔣鼎諤、伍廷芳、唐紹儀、施肇基、陸徵祥、顧維鈞、胡適、陳友仁等，不論上司、同僚，俱樂與伍氏爲友，他和陳友仁認識，頗爲奇趣，自傳載：

「一九二二年春季在我由歐洲回國的途中，偶然於西伯利亞火車上見到一位皮膚黝黑的乘客，他的身材和我相等，頭髮黝黑，在中間分開，嘴上下着短鬚，也像我一樣戴着近視眼鏡，他講着英語，不過發音有點不同；顯然，他的英文不是從英國或馬來亞學來的，等到我們寒暄以後，他告訴我，他是中國人。我問他尊姓大名，他說『亞瑟』，我請他用中文寫出，他說他不懂中文的，後來我告訴他，『亞瑟』不是中國人的姓，可改爲『陳』，因此便成爲『陳友仁』了。據他說，他是在西印度之特尼達島生長的，最先在本地中學攻讀英文，較後被送往倫敦學習法律，可是他對於動盪的中國發生濃厚的興趣，因此他決計背井離鄉，前往中國，一試手運了，這樣，我們會在火車裏遇着。」

往年青壯時保榮謝齡先輩言，他因業務關係，常往礦務司衙門，謁見英人礦務司，請示關於礦務事，心下頗誠惶誠恐，有如臣子之謁見皇上也，後遊歐洲，入英人理髮店理髮，見一老者至，牽布風扇扇動，奮視之，乃數年前在本邦威風凜凜之礦務司也，握手寒暄，已無復當年架子，儼同「他鄉遇故知」了。伍醫生在聖瑪利亞醫院練習的時候，也有似上述的情形，他寫道：「自從我進入幾個婦孺之家，我便認識十九世紀末葉英國平民的生活情形，她們的房子是狹小而低矮，傢俱很少，連放藥藥具之桌子也沒有，熱水也不夠用，有幾家甚至連眠床都沒有，只在地上放一點乾草，產婦睡在上面，等候生產，而這種乾草也不潔淨，已被污濁的鞋子踐踏過的。當我在家鄉時，一般白種人的生活都是與家不潔淨，他們備有豪華的馬車，備有很多個更方的女傭，儘量地享受，奢侈地度日，現在到了英國，見了這樣窮苦的英國人，真使我一驚一乍！」

伍醫生自稱很幸運，他見過沙皇時代的俄國，也見過共產黨時代的蘇聯，東西兩半球也有他的足跡，我以爲足以自豪者，他還見過滿清末代的皇帝（攝政王等於當時的皇帝），專制時代的帝制，而且親自扮演之。當他初到北京時，由一位陸軍部上校丁士源（英德留學生）介紹他往見當時陸軍大臣鐵良，事前先製備文件官員穿的衣服，因爲晉謁大臣，必須穿上朝服，他的自傳寫道：「這是我第一次參見滿洲高級官吏，覺得有心慌意亂的樣子，幸虧他們（指

丁士源程璧光等）告訴我，接近大人的時候，必須先把服領除去，然後來一個請安，就是把右腿和右手同時向下一屈，即恢復原狀，我事先已受人指教，聽該怎樣作客，因此對於鐵良大人的詢問，尚能應付自如，等到他問我多少牙齒時，我便忍不住，在旁人的上樓見到我受窘，即低聲對我說，這是我多少牙齒，我使窘迫口答上，方才過了難關，有許多問題，回答得愈簡單愈好，只說：「是，是，大人」就夠了。」

讀之，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但恨近在咫尺，未得一「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爲可惜耳！

梅光培

梅江

梅光培氏號岳衡，台山縣端石鄉海陽村人，生平讀書於十年，英年多才，長言語，善交際，從容雅度，無所不長，少從同于趙天錫先生之門，美國留學歸國後，時值中國革命黨領袖孫中山先生遊美，自滬赴美，從而領袖民族意，洞明革命精神，遂與合同志，在芝加哥成立革命黨支部，暨三海外愛國青年，從事革命工作，武漢起義，梅氏隨中山先生回國，在廣州先後臨時大總統府秘書，從此得與各革命領袖如黃興（克強）、胡漢民、陳炯明、陳英士、蔣介石、吳鐵成、李烈鈞等認識。民二年南北議和後，國民黨當份領袖，爲着理論見解不同，致令內部意見分歧，大勢瓦解，黃興時常南京留守，解散下野後，感覺過去之種種失敗，深感當日不聽中山先生指導，而自逞其才，故特致函梅氏，謂已嚴密反省，一切錯誤，請梅氏代向孫先生詳細轉陳，解釋誤會，並表明悔悟，此後國志更堅，追隨到底等語，談話長達三千餘言，其慷慨淋漓，言外見意，而字裏行間，悲憤激越，佔大等紙十六幅之多，此函由梅氏生前轉存于端石中學校園圖書館內，而中央黨史委員會亦爲之保存，此函爲梅氏生前轉存于端石中學校園圖書館內，而中央黨史委員會亦爲之保存，此函爲梅氏生前轉存于端石中學校園圖書館內，而中央黨史委員會亦爲之保存。

及臨時民政廳特務科長，其政績勤勞，功在黨國，國務院主席根據獎勵條例，特行明令褒獎，令開：「爲追念前勞，褒揚嘉獎，除通知中央黨部黨史編纂委員會，及國史館錄功備存外，合行令仰財政部發給卹金四萬元，以資鼓勵，此令。」死後其子現在香港九龍屈臣氏市場當中級職員，其家人生活清淡，因無積蓄之故也。

附 梅氏致陳炯明函

競存將軍麾下：別來無恙，混念殊彌，秋水伊人，曷勝遙想，日前過港，共談國事，及國人進退問題，公以時機未到，暫時擱置，然觀吳某以一落第秀才，混迹行伍，因緣時會，獲長軍旅，岳州回防，一時僥倖成名，人盡皆知，今且盤據岳陽，共作中原之梗，弄兵湘鄂，圖爲貪食之謀，威脅兩選，侮笑外人，限制宗教，違背約法，其金日，武昌之萬戶流離，阻塞京張，居庸之交通斷絕，數其罪惡，有口皆碑，公尚肯從從和，參加鄂省自治，致令衆叛親離，孤守重州，坐視危城，誰作援來助，仍恃鵲鵲臨危，以爲天險，塔居局外，竊爲公危，我粵人首難，許討軍閥，公與部下均屬粵產，仍驅其子弟，反對其父兄，竟食其母，何異於是，輿論咸認公爲吳死，固無以慰故里忠魂，即爲吳而安，亦何顏見高父老，孤死首丘，燕尋故園，物猶舊，人似已非，他親故如西，友如東，何且見疑互結，公視不如曹，友不如張，安能長保始終乎？良才藏於烏巢，走狗處於危亡，前事猶存，足資殷鑒，彼非智也，甘爲豫讓，寧事趙盾，此次請公改弦，猶有說焉，提督公以一省諮議局議員，已是老驥伏櫪，而獨開閥，雖未肯年，已無發展，中山拔之寒微，一躍而爲大都督，亦未思慮，能無憾，我大勳業身於此，中外同哀，照舊相依，勢難爲斷，而友探同室，竊不謂然，查公部下，多屬民黨舊人，即公之親戚故舊，亦多傾心附府，默示贊成，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大體懷大度，中西崇拜，倘能推誠忘怨，必許自新之路，不計前嫌，依然永存，誰之武力，復其良心，是否同意，尚祈示賜好音，爲禱！

明末新會畫家高儼

高良

故人胸次滿風煙，畫出雲林與石田；
愛煞橋西扶杖者，無人相與語秋天。

——屈大均題高望公畫

明末廣東惠民中，東莞張穆，新會高儼，都是有民族氣節的畫家。儼字公望，學問淵博，工詩，善畫，能書，寫的散文也很不錯。明亡以後，與陳子壯、王邦祚、陳恭尹、張穆等爲友，不事新朝；與張穆有甥姪之稱。他遊歷，儼贈詩相送云：「白頭爲客共人悲，況復行當此亂離，江國望鄉生望眼，才名今日恐非時；隻身旅食仍依友，萬里家書欲寄誰？笑向天南垂涕淚，山還有白雲期。」

清軍南略，尚可喜竊歸廣東，知道他的名詩名，次子人勳爲他出安撫官，他都堅決拒絕，爲表示自己不願做清朝的官，特寫一紙自述，穿一舊衣裳相送的舊式服裝（深衣），全身穿在白雲天際，說「我愛畫，倘若有人高的望公」。他以舊色染一襲野人衣服，袖、鞋也與時人穿著的不同，見到他的人，一望就知道是個明朝的遺民。

高儼工山水花卉，所畫不輕易與人，官至翰林院待選，其畫之出世，雖年暮愈愈，並能於其下作畫，秀水朱彝尊到廣東時，和他交遊甚好，朱有題高儼詩，又論高儼的畫詩云：「吳中好手有四王，當時一掃傾城方，高儼高儼畫爲奇，亦有傳山居詩。」（《曝書亭集外詩》）可見時人對他畫的極高評價，又云：「（大汕）和尚乞高望公畫詩」云：「世事何容我，應思歸隱圖，青山留路人，古木留人扶；若作談禪屋，須添補土誰，畫松多幾樹，莫使野僧欺。」（《離六堂集》）

高因其姓，時人也稱他爲高士，死於康熙年間，七十三歲，著有《獨善集》。



伍廷芳先生遺像

伍廷芳博士

伍廷芳先生，字秩庸，廣東新會縣人，為中國外交家及法律家老前輩之一。生於南洋馬六甲埠，歲在清道光二十二年，四歲歸國度學，十四歲入香港聖保羅書院攻英文。畢業後，即辦中外新報於香港，為中國報界之先進。三十三歲，赴英國入林肯法學院研究法律，三年復返港操律師業，聲名大噪。港政府嘉其能，任為華民政務司，旋兼立法局議員。華僑參政自若始之，時值李鴻章任北洋大臣，耳其名，遂羅而致之幕下，乃助李創津沽鐵路，設電報局，辦北洋武備學堂及北洋大吏。中法新約之構成，馬關條約之訂立，藉君之力頗多。中興戰後，君出使美日秘三國，所至有聲。光緒二十五年，奉命訂中法條約，諸詞尤為得體。拳匪亂後，君調解列強瓜分中國之議，造益國家者甚多。光緒二十八年，歸國充商約大臣，與列強修訂商約，樹取消不平等條約之基礎。不久，遷兩廣左侍郎，頒佈公司條例，旋充外務部侍郎兼修律大臣，所草之新刑律至今猶沿用之，後又奉命出使美、墨、秘、古四國，凡三年，辛亥革命，被推為南軍議和總代表，並任南京臨時政府外交及司法總長。民國成立，遂自行

引退，民五曾任外交總長兼代國務總理，值督軍團造反，君拒絕副署解散國會之命令，主張維護憲法，遂乘戰南歸與孫中山等倡護法。君被選為總機兼長外交財政。迫民十之夏，中山被非常國會選為總統，君竭力襄助，仍長外、財兩部。十一年，兼任廣東省長。值孫陳政見分裂，是年六月陳部與粵督山，君憂憤致疾而死，享年八十有一。君生平喜素食，對於靈魂學尤深研究云。

附故孫中山先生手撰

伍秩庸博士墓表

孫文撰文

公伍氏，諱廷芳，字文爵，號秩庸，廣東新會縣人，考功榮彰。負於南洋星架坡，以前清道光廿二年六月廿三日生公，年四歲歸國，自勝衣後，已不屑鉛粉之學，年十四，肄業香港聖保羅書院，凡六年卒業。供職於香港法外，然非其志也，節衣縮食，積俸餘為他日留學之資，復以暇與友人創中外新報，吾國之有日報自此始。年三十三，遂赴英倫入林肯法學院，治法學，越三載，應試得大律師。以弁父喪歸國，旋至香港場大律師業，越四年，被任巡理府，復受聘為立法議員。論者謂國人得為外國律師者，公為第一人，香港僑民得為議員，以公為嚆矢，任法官者公一人而已，然公自幼時已懷經世之志，觀中國積弱，發憤以匡救自任，會合肥李鴻章開公名，屢招致之，公遂捨業就鴻章幕府，鴻章力督直隸，治新政，律法鐵路，北洋大學，北洋武備學堂，電報局，皆次第經始，公多所贊襄，於外交締約尤盡力，既而出使美、日、秘三國，保護華僑，力爭國權。庚子義和團事起，周旋境內，多所補救，尤翕然為世所稱，任滿歸國，為商約大臣，駐上海與各國締約，樹新國際法裁釐加稅，收回領事裁判權，畫一度量衡之基礎，尋遷兩廣左侍郎，再遷外務部，復與沈家本同任修律大臣，咸民刑律草案，旋頒行刑律，凡前清遲遲坐刑罰等條皆法去，為中國刑法開新紀元，公名由是益重，然公居京師久，洞知前清不足以為有，根本必敗，非推倒舊清未由致治，意雖鬱鬱謝病去，年六十五矣，其明年再被命出使美、墨、秘、古諸國，耆年長德，所至想望風采，既季代，經歷歐洲諸國，歸憩於上海山廬，而辛亥革命起，公慨然興，倡議清帝退位，一時所謂精神士大夫皆驚異之，而不知公歷時救國之志，蓄之久矣，故有屬即發也，其時南方光復已十餘省，公被推為外交總代表，駐上海，代表光復諸省與各國交涉，各國由是與光復諸省為交戰團體，旋兼議和總代表，公慨應主張，以為今日之事，當合南北共建民國，及南京政府成立，文被舉為大總統，以公為司法總長，後和議代表如故，卒訂定清室優待條件，清帝退位，民國遂以統一焉，南京政府既移於北京，公退休凡五年，及黎元洪繼任為大總統，徵

公入京任外交總長，未數月，兼代理國務總理，時武人跋扈，以兵脅迫大總統下解散國會命令，公堅拒不副署，惘惘萬端不為動，元洪竟解公代理國務總理職，以江朝宗繼之，副署解散國會命令，公憤大法之喪，元洪竟之無日，毅然入京，謀所以江朝宗繼之，其時文已與故海軍總長程潛商定，率艦隊至廣州開非常國會，建軍政府，以護法救國為宗旨，公繼至，同心匡輔，而兩廣武人陰懷異端，務略之，使不得行其志，文以七年間辭大元帥職去，公仍留廣州，改組軍政府，任總裁兼外交財政，終以政寇武人，不可與共事，棄而歸上海，國會議員相率從之，九年冬，粵軍自漳州回師定廣州，文乃偕公同廣州復軍政，十年五月，國會舉文任大總統，以公為外交總長兼財政總長，其年冬，文赴桂林督軍北伐，以公代行大總統，其明年四月，因陳炯明阻撓北伐，回師廣州，免其職，以公兼理廣東省長，而自赴韶州督師入江西，克贛州走陳光遠，江西全省將定，而陳炯明囑所部謀叛，文自韶州率輕騎回廣州鎮撫之，六月十六日，改兵運國政大總統府，且分兵製韶州大本營，北伐事業，因以蹶矣，而六年以來，護法事業亦功敗垂成，公感憤得疾，遂以二十三日薨於廣州公醫院，春秋八十有一，留時時納諄授公子朝樞，以護法本末昭示國人，無一語及家事，蓋其以身許國，數十年如一日，故易費之際，神明專一，有如此也。公生平好學，政事之暇，手不釋卷，其始研究衛生之學，蔬食絕煙酒，自謂壽可至二百餘歲，繼治靈魂學，視形骸如逆旅，以為留此將以有為耳，故能於危疑震盪之際，泰然不易其所守，自以與於締造民國之役，不忍見為武人政客所壞，故以吾生之年當國事，犯危難無所恤，卒以身殉，悲夫！其對於社會，提倡國貨，倡明愛不易服之義，以寒陋陋，有遠見造福於國人，夫人何氏，賢而有壽，子朝樞，能繼志事，孫義仁、慶培、繼先，以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十日，葬公於廣州東郊一望岡，文自元年與公共事，六年以後頗同患難，知公淵深，敬公淵深，謹揭其生平志事，闡發國家之大者，以告天下後世，使得知所嚮

稽焉。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吉日

(附誌)昔年已聞巴賢伍廷芳博士，乃出世於馬來亞之馬六甲甲省都亞南地方，但語焉不詳，且歷年既久，地方建築多已改觀，其故居無從稽考。近後得見上海出版之「中華名人傳照」中英文本，亦誌伍博士於一八四三年出生於馬六甲省都亞南(Batu Berendam, Malacca)俱證上說無訛。而故孫中山先生手撰本文「伍秩庸博士墓表」，則略誌秩庸博士之先翁榮彰公貴於南洋星嘉坡，客或其時榮彰公另有商業經營於星洲，則不得而知。抑在華中內地人士，習慣對馬來亞各州，均統稱星嘉坡，為便通習思，故略而未詳也。

又本墓表原文，乃蒙伍廷芳公之賢孫慶培先生(朝樞公次子)，遠自山打根埠寄寄者。慶培先生現任職於山打根埠，為當地政府教育部督學，順此附誌。(新會鄭少典叙於馬六甲)



伍朝樞先生遺像

伍朝樞博士

伍朝樞君，字梯雲，廣東新會人，國民黨外交家也。生於清光緒十一年，為外交先進伍廷芳氏之子，年甫十一，隨父赴美入亞倫的克中學，畢業後，赴英國入倫敦大學專攻法律，旋入林肯法科大學，先後得法學士及律師證書。武漢起義，君即回國，被命為湖北交涉司，是年冬任外交部條約研究委員會會長，二年被舉為眾議院議員，并任憲法會議代表及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同時，又任國務院顧問、外交部諮議、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并留學生考試與校官。君係國民黨籍佐理孫中山氏規劃黨務不辭勞瘁之重要人物。六年舊國會非法解散，君遂離京赴粵，迫護法政府成立於廣州，被命為外交次長兼政務處長。七年君以護法政府代表出席巴黎和會，十年北京政府會派為國際聯盟會及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均辭不應命。十一年任廣東省長公署秘書長，其明年被命為大元帥府外交部長，君著有西歐問題一書，頗為國人所注意，歷任國民政府要職至十五年更行辭職云。

越南國王阮福映

越南國王阮福映：是開國之主，他原籍是中國廣東省新會縣大澤人，其祖墳亦在台山縣「新寧」上閣鄉那馬山頭處，土名是：「飛鷹打兔」，他的祖父阮壯號宏健，生得器宇軒昂，風度翩翩，個個不凡，喜讀詩書，但性嗜揮霍，不務正業，居然是個標準破落戶的子弟。一日在鄉因言行失檢，為鄉例所不容，於是離家出走，前往江門商埠，希圖找尋生活，那知人地生疏，舉目無親，本身體力孱弱，缺乏獨立生產條件。祇孑然一身，無法逃出經濟支配範圍圈裡，他正在歧路徬徨，舉目無親，飢寒交迫的時候，為着生存問題，竟不顧一切，自我介紹，投進入安南邦豬仔客裡，依照急則治標原則下，不管條件如何。契約怎樣，但求能解決當前之急便是，至將來招來甚麼後果，絕對不管，總之到了最後關頭時，然後隨機應變就是，勝于坐以待斃也。想他在青年時期，能當機立斷，義無反顧，而發展其能力，奮鬥精神，可為後世法也。後由江門搭船起程。到瓊州海口，經廉州北海，轉欽州防城，直達安南境內，由寺理人介紹領入登陸，同入豬仔房居寄宿，多方限制，不准擅離半步，隔絕與外人往來，再經過短暫時間，旋由領導人帶到荒山下，即向各人宣佈，此後大家要服從工頭指揮，倘有違令，工頭有權懲戒，領命後，再隨工頭轉過所設玉桂谷，直抵柚木山下，此地高樹參天，蔓草遍地，毒蛇猛虎，出沒靡常，野象山豬，司空見慣，正是防不勝防，禦無可禦，終日則太

陽不出，到午則瘴癘未收，食無佳餚美味，幸兩餐溫飽，工作範圍，不外墾荒，伐木，搬運担泥，工作時間，自朝至晚，整日不停；遙憶在鄉時，從未習過這種辛勞苦役，今一旦臨頭，當有天上人間之概。工頭方面，則持刀佩斧，耀武揚威，稍一不合，即行夏楚加身，休息片時，動輒拳打腳踢，無奈處於威嚴令下，唯一辦法，只低頭聽令，不敢抵抗，此種不自由之農奴非人生活，決非一般可能想像及能以言語而形容其萬一。無怪他說：「柚木山中，無異人間地獄，玉桂谷裡，儼如虎穴龍潭。」自入山工作，經過三四月之後，逐漸發現各種情形，知工頭是由其機構內派來保管材料，及經理賬目各項事宜與監督工人指揮施行工作的，每日要將各項情形，結算列冊詳細報告，不料該工頭識字有限，頭腦簡單，對於寫字計數，極其困難，每日收工後，便開始辦理報告，非經四五小時，不能完成任務，清理手續；他感人類是感情動物，而天下事物不論大小總逃不出相對論範圍，是以變更方法，先施笑面逢迎，以外交辭令之油腔滑調，而取得其歡心，再用熱情好意，以奉承手腕為之效力代勞，而增加其感情，並非立心親熱奉承，效忠領袖，應盡之義務，這種手法，無非欲藉此減少敵視虐待，強暴殘酷之意。果然不出所料，從此另眼相看，行動比較自由，出入果然放寬，以後得工頭優待，放鬆管制，出入乃得自由之故，因此與外界聯絡，由是關於地方新聞，治安消息，比較其他清楚。再過年餘，適值安南變亂頻仍，軍閥把持，割據分治，中央政府，形同傀儡，盜賊蜂起，民不聊生，一日他乘工頭不備，趁機逃走，投入地方民團隊，志願參加入伍，甘服兵役，隨軍征戰，幸得因緣時會，不數年間，積戰功升隊長，由隊長而統領，奉命兼任安南政府左輔政之職，他平時以處世要良心擴大，待人要善意加強為原則，所以視人民如赤子，待士卒若同胞，或解除苛征，或共同甘苦，關於人民福利，軍隊功績，無微不至。還具備領袖之三大要素，揮金如土，愛才如命，斬釘

截鉄，每于公餘之暇，勤力讀書，手不釋卷，雖當戎馬方殷，尚臨碑摹帖以自娛，常在軍中旁午，仍讀史吟詩而消遣，即古之名將，羽扇綸巾，彈琴去敵之儒將風度，大抵亦不過如是耳。自接任左輔政以來，所有軍民兩政事體，叢集一身，他是以一面訓練士卒，改編隊伍，一面落鄉考察民情，設法救濟民困，那知任職勤政不過三年，而老王告崩，少主登極，太后臨朝。越過年餘，王室定期為故王舉行奉安，詎料地方民衆聯同軍隊，乘少主出城奠墓時，發動政變威脅護位，以致少主蒙塵。阮氏聞訊，早已準備調動親隨與嫡系軍隊集中候命，旋上表奏，解釋嫌疑，引咎自責，辭職贖罪，效忠王室等語，太后聞變，俯准失指，即下詔令，不准阮氏辭職，同時加封為廣南王，食命任靖亂統帥，奉詔後，即指揮下屬一面維持城內治安，一面率兵出城鎮壓靖亂，保護少主回城復位，並將發難首領懲戒，恢復秩序，大局宣告無事，此次事變，阮氏事前未必絕無所知，雖不是主動的，至少默示贊成，緣迫近眉睫時，發現藩鎮在外不顧，依然整軍要津，無從遙領警視，倘一旦捲入漩渦，接應無進，上下人心未必一致服從，藩鎮在外，自然與師動王，登罪致討，相持力量可以克服，但使喪亂頻仍，遷延歲月，摧殘國家元氣，增加人民痛苦，況民衆赤手空拳，毫無實力，至軍事方面，從無準備，缺乏整頓計劃，若肯從附和，一意孤行，必至自取滅亡，不良後果，迫在目前，當此存亡呼吸，一髮千鈞之危急關頭，何如趁原形未露，奉有詔令在身，不若擁護王室，貫徹始終，改轉作風，變更立場，反攻中興功勳，加強權力，但間有貴以舉棋不定，首鼠兩端之議論，那知懸崖勒馬，朝廷信任無幾，兩水產牛，民衆依然不怨，亦皆平時之謙恭厚澤，禮讓施恩之結果。後人評他：「當日趁幕後操縱，未至圖窮匕現，劇烈紛演，不知截假情真時，運用以退為進之特殊手法，而應付緊急局勢，王室果然信任不疑，封爵封王，那知留待子孫繼承時，事機成熟，如宋太祖陳橋兵變，黃袍不問

自來，在阮氏以為得意傑作，但明眼人，難以掩蔽，所謂術可用之一時，不可長用也。」後因病死于軍，迄今有二百餘年，尚有他墨寶「慷慨悲歌」四字留存存在西貢圖書館，還有最膾炙人口之懷舊及寄意二詩（附錄于後）。死後由其子（福映之父）襲爵繼承職位，照常任事，復得黎王格外恩寵賞識，另眼相看，隨即招贅入宮，使女下嫁，並嗣加封繼襲廣南王位，因此遂惹起他人妒忌，當時為見解理論政策問題，發生衝突與右輔政鄭氏，由小隙而積怨成仇，鄭氏使人乘他不備，攻滅阮氏，福映之母逃于豐耐（即今越南之嘉定省）而生福映，及長出奔暹羅，暹王知福映是孤臣孽子，原屬名將子孫，見他生得：隆準而龍顏，眉濃而額方，加以言行規矩，議論特殊，態度從容而大雅，襟懷磊落而不凡，且魁梧奇偉，狀貌超群，竟招為駙馬，以女妻之。頻協助他領兵返國，以弔民伐罪為號召，一時人心擁護，外攻內應，勢如破竹。及福映克服農耐，推行政策，整編軍事，其勢漸強，此時黎氏王朝已為阮光平氏所滅，時人稱福映之阮為舊阮，光平之阮為新阮，後福映起兵攻滅新阮，猶是統一安南全境，自立稱王，施行政治，優武修文，教民學禮，男耕女織，為國貢獻，所有措施，概仿效祖國，從此劫灰嚼冷，國土昇平，人稱為天堂樂園，復遣使入貢，言其祖來自廣東新會縣，其國本古越裳之地，擬定國號曰越南，當時清廷喜慶允之，詔封阮福映為越南國王。後派代表回新會縣謁祖，重修舊廬，照顧宗親，同時亦到台山縣上閩鄉拜祭祖墳，時人頌之，後來關於阮福映之統一安南，改稱越南，入貢中國種種問題及施行人民生活方式，都奉行其祖父追囑章本而執行，但阮氏本人在奉安政變，要求易主時，不肯接受獻進，反為效忠王室，出兵平亂，皆是他平時熟讀三國志和曹孟德效文王，而司馬之效曹公，待大勢許可時自然瓜熟蒂落，吟咏同時，是他最好榜樣，曾讀胡漢民詠史詩：「如爾豪雄還有主，時逢喪亂尚稱臣。」